

闲话文人 唐宝民

闲读散记



鲁迅先生。资料图

爱默生是一个背着十字架行走的学者，在他的观念中，作家的创作行为，更多是一种责任和义务：“我不愿把我与这个充满行动的世界隔开，不愿意把一棵橡树栽在花盆里，让它在那挨饿、憔悴。学者不是独立于世的，他是现今这个灵魂萎靡的队伍里，一个执旗的人……人文知识分子不应该把对知识的追求当作获取报酬的职业。追求知识和真理是不可能为他带来任何世俗世界中的物质利益的。他只能依赖另一些职业生存，例如，充当灯塔的守望者。”

读普鲁斯的《影子》，读到了这样一段文字：“就在这样一个时刻，行人稀疏的街道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影子。他头上举着一支小火炬，在每盏路灯下停一下，引燃灯油，随即又像影子一样消失。”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写作者，其实就是一个点灯的人，他用文字字望着终极信念，在暗夜里为人们点燃灯光，照亮人们前行的路。

史铁生是一个真正的文学信徒，他一直服从内心的信仰，从未偏离过对个体真实的坚守，他把文学创作当作一种非常高贵的信仰，当作精神家园的一种信念：“写作不过是为心魂寻一条活路，要在汪洋中找到一条船。文学或有其更为高深广大的使命，值得仰望。当白昼的一切明智与迷障都消散了以后，黑夜要你用另一种眼睛看这世界。这是对白昼表示怀疑而对黑夜秉有期盼的眼睛，这样的写作或这样的眼睛，不看重成品，看重的是受造之中的那缕游魂，看重那游魂之种种可能的去向，看重那徘徊所携带的消息。写作的零度即生命的起点，写作由之出发的地方即生命之固有的阴暗，写作之最终的寻求即灵魂之最初的眺望。”在写作日渐功利化的当下，史铁生的这种坚守永远值得我们为之仰望，诚如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在授奖词中对他的评价那样：“当多数作家在消费主义时代里放弃面对人的基本状况时，史铁生却居住在自己的内心，仍旧苦苦追索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光辉，仍旧坚定地向存在的荒凉地带进发，坚定地地与未明事物作斗争，这种勇气和执着，深切地唤起了我们对自身所处境遇的警醒和关怀。”

孤独是写作者的宿命，世界上那些伟大的作家，几乎同时也是孤独者，桂冠诗人聂鲁达说：“孤独培养不出写作的意愿，它硬得像监狱的墙壁，即使你拼命尖叫号哭，让

自己一头撞死，也不会有人理会。”在《记忆之书》里，奥斯特对“写作的孤独”做了一番精辟评论：“每一本书都是一幅孤独的图景。它是一件有形物，人们可以拿起，放下，打开，合拢，书中的词语代表一个人好几个月——或者好多年的孤独，所以当人们读书里的每个词时，人们可以对自己说，他正面对着孤独的一小部分。一个人独自坐在一间房内写作。无论这本书写的是孤独还是陪伴，它一定是孤独的产物。”钱理群认为：“你选择‘思想者’的道路，也就选择了孤独，永远与‘丰富的痛苦’相伴，就将是你的宿命。”

作为文学大师和精神灯塔的鲁迅，其实一直是孤独的，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。先生创作出了那么多伟大的作品，但在那个年代，并没能得到太多人的理解。他毕生致力于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，虽曾遭无端的谩骂和诋毁，但他一直执笔前行。如今，先生成了大家心目中的超级偶像。图

市井烟火 莫壮才

陪餐记

陪餐，是如今中小校园里一件为保障舌尖安全而兴起的寻常事。当它落在我这个“孙管干部”身上，当我踏入孙子的教室时，却咀嚼出了远超饭菜本身的滋味。

儿子儿媳分身乏术，这陪餐的重任便落在了我肩头。早闻这所海口名校的陪餐制度颇有口碑：校长会躬身饭堂，老师亦常相伴，而最“厉害”的一招，便是让家长轮值入席。今日，我成了这制度中的一环。

中午十一点五十分，我准时踏入孙子的教室。这方寸之地，竟被安排得如此妥帖——课桌瞬间变餐桌。班主任陆老师引我与孙子同桌。小家伙一反在家时的娇憨，俨然一副小主人模样，温热的小手牵起我的手，引我汇入走廊取餐的队伍。

眼前的景象，令人心折。厨房的阿姨们，已在课前二十分钟将餐食悄然送至门边。铃声一响，孩子们如训练有素的士兵，从靠走廊那列依序鱼贯而出，取餐、回座，行云流水，形成一个安静的“闭环”。偌大的教室，只余下细微的咀嚼声和碗筷轻碰的脆响，那份专注，竟如习习般肃然。秩序，在此刻不是冰冷的条文，而是内化于行的默契。

最令我心头一热的，是身旁的孙子。家中那个需全家“斗智斗勇”才肯多吃一口的“小刁嘴”，此刻竟埋头吃得格外香甜，甚至带着点风卷残云的架势。扒饭间隙，还不忘

抬起小脸，冲我狡黠地眨眨眼，那“横眉眯眼”里，盛满了在爷爷面前小小的得意与安心。这饭，仿佛因换了天地，便有了魔力。

正沉浸于这份祥和中时，一位身着厨房制服的阿姨走了进来。见到我，她眼中掠过一丝意外，旋即点头致意。几句寒暄，几句关于饭菜咸淡软硬的关切，我由衷竖起拇指。本以为她会欣然，不料她却压低了声音，向我吐露“苦水”：学校这“陪餐”来得突然，时间不定，全凭班主任安排，让厨房“防不胜防”，丝毫不敢懈怠。她絮叨着送餐的“细活”——时间要掐得精准到分钟：早了，饭菜凉了，色香味尽失；晚了，又怕烫着孩子们细嫩的皮肉。她的焦虑，细致入微，竟是将一份女性特有的温柔与责任心，全然倾注于这分秒的温度掌控之中。

听着她的诉说，我豁然开朗。这看似简单的“陪餐”，早已在学校内部织成一张精密的网。它不再仅仅是监督，而是校长垂范、教师陪伴、家长见证、后勤尽责的一场无声共育。厨房阿姨的“如临大敌”，何尝不是对这制度最深沉的敬畏与最朴实的担当？学校将一餐一饭的供应，锤炼成一种关乎责任、关乎细节的“文化”，家长参与其中，亦是这文化不可或缺的注脚。

餐毕，告别陆老师和数学石老师，我缓步走出校园。抬头间，二楼走廊外悬挂的标语赫然入目：“没有爱就没有教育，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。”我驻足凝望，心头澄澈如洗。原来，“陪餐”二字，便是这标语最生动的诠释，它不正是学校倾注于日常、浸润于点滴的“实实在在的爱”么？

这份爱，在校长步入食堂的身影里，在老师同桌的陪伴中，在家长轮值的目光下，更在厨房阿姨为一口热饭掐算的分秒间。它无言，却深沉；它寻常，却足以滋养童心，塑造品格。孩子们在秩序中学会自律，在安静中体味专注，在热腾腾的饭菜里，感知着被精心呵护的暖意——这，不正是教育最本真的模样？图

季候物语 林春家

莲

在繁花似锦的世界里，我的目光，总会被那一抹独特的惊艳所牵引。莲花绽放之处，水波宛如镜面，平静无痕，似是不忍惊扰这份绝世的清幽。微风轻拂，池中莲花宛如温婉的佳人，盈盈浅笑，风姿绰约，那姿态仿佛在岁月的长河中，演绎着一场永不落幕的优雅之舞。我对莲的钟情，可谓由来已久。我爱它的清幽雅致，爱它于独特生长环境中，所孕育出的那份超凡脱俗，更倾慕它在清风轻拂时，所展现出的坚韧执着与典雅风姿。澄澈的湖水，宛如一面镜子，映照莲花婀娜的身姿，那曼妙模样，恰似我心底深处最为珍视的至爱。

在这如梦如幻的芳华岁月里，万千心事如同莲花，在花季悄然绽放。我把悠悠心事，轻轻安放于那一瓣瓣宛如碧玉般澄澈的莲叶之上，任时光似潺潺溪流，在岁月的河床里轻快且淙淙地流淌。每至六月，当百花争奇斗艳，喧嚣着展示自己的美丽时，莲却独守着一份恬静，在池塘之上悠然盛开。那微波粼粼的莲塘，恰似一把神奇的钥匙，轻轻开启了我记忆的闸门，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乡间那方宁静的荷塘，以及儿时与兄弟姐妹们在那里嬉戏的欢乐场景。那时，我们在小小的莲塘里，学着蛙鸣，

扑腾着学游泳，笑声在水面上荡漾开来。每当荷花盛开，那粉嫩的花瓣似在召唤，我们总忍不住采上一两朵，满心欢喜地捧在手心，细细欣赏，那纯真无邪的快乐，至今仍如悠扬的旋律，萦绕在我的心间。

莲，宛如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，兼具高洁与美丽的特质。你看，它在一方小小的莲池之上，简简单单却又无比绚烂地盛开着。一池清水，便是它的全部世界，它不问根须扎于何种淤泥之下，亦不苛求土壤的肥沃贫瘠，只要有这一湾清澈湖水的陪伴，便能随遇而安，静静地将满塘装点得如诗如画。风来，它便唱起欢欣的歌，那歌声仿佛是与自然的对话；雨落，它就跳起快乐的舞，雨滴在花瓣上跳跃，似是为它的舞姿打着节拍。它不羡慕朝旭的绚烂夺目，亦不倾慕明月的皎洁清冷，只是悠悠地释放着自身独特的清香，宛如一位遗世独立的君子，坚守着内心的纯净。它不忧不惧，不苦不悲，寒凉无法模糊它清澈的双眸，夜色中，它只与自己的心事低语，亦不让秋意轻易探听它凋零的消息。莲的美丽，总是这般动人心弦，令人人为之沉吟，为之沉醉。

在这深深浅浅的文字里，关于莲的记忆，在岁月的更迭中，时常如潮水般涌上心头，让我常思常忆。犹记与友人在仲夏夜的池塘边赏莲，洁白的月光如水般倾洒而下，轻柔地抚摸着大地，也抚摸着那一朵朵盛开的莲花。初闻莲叶在风中舞动时那娓娓婉转之音，竟似有一种魔力，瞬间钻进我的耳朵，从此过耳难忘。那声音，宛如一首优美的诗篇，字里行间流淌着自然的韵律；又似一幅淡香悠长的水墨画，每一笔每一画都勾勒出莲的独特韵味。倘若今夜，我的窗下依旧寂静无声，那么我多想邀来一幅水彩素描，细细观赏莲荷与深夜的缱绻相依，静静倾听它们在寂静花开中的低语缠绵。我愿以一袭馨香的喜爱，轻轻地向莲诉说我对它的热爱衷肠。

如今，我已举家迁徙至渔乡海边，那些原始的莲开之景，已然成为遥远的回忆。记忆如风，无时无刻不掀起思念的波澜。在夏季，坐在池塘边赏莲荷，无疑是最雅致的时光。荷塘边，同伴们热烈地谈论着如何博得女子欢心，那时的我，常常嘲笑他们的俗不可耐，亦笑他们为恋爱中的琐事而劳心费神。难得的小聚，我们总是在无话不谈中，领略着春光无限，却又感叹时光太过匆匆，如白驹过隙。

往事如烟，时光留不住。曾经懵懂无知的芳华少年，如今已踏上中年之路。我们少了抱怨与唠叨，更多的是对健康的渴求，对生命的热爱，以及对远去岁月的记忆与不舍。图



吴冠国画作品《接天莲叶胜于碧》。



谢之光国画作品《婴戏图》。资料图